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肅宗

肅宗自立於靈武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罪無可辭也裴
冕杜鴻漸等之勸進名爲社稷計實以居攤戴之功取卿
相其心可誅也史稱顏魯公頒赦書於諸郡河南江淮知
肅宗之立徇國之志益堅若以此舉爲收拾人心之大計
豈其然乎元宗之召亂也失德而固未嘗失道也淫荒積
於宮闈用舍亂於朝右授賊以柄而保寇以滋數倫傷教
誠不足以任君師佑下民而誅殺不淫未嘗如漢桓靈之

撈掠宋哲徽之竄逐也賦役不繁未嘗如秦之築長城治
驪山隋之征高麗開汴渠也大不佑元宗而人不厭唐德
祿山以凶淫狂悞之胡雛縣軍嚮關得志而驕無終日之
謀以固其勢無錙銖之惠以餌其民螻蛄之春秋人知其
速隕豈待靈武之詔始足動天下以去逆效順哉雖然肅
宗不立而天下抑有不可知者幸而不然人不知其變之
必至耳國雖不固君雖不令未有一寇甫興而卽滅者秦
之無道陳涉不能代之以興況唐立國百年民無荼毒天
寶之富庶甲乎古今豈易傾哉而有不可知者亂者所以
召亂也止亂者尤亂之所自生也袁曹討董卓而漢亡於

袁曹劉裕誅桓元而晉亡於劉裕禍發而不戢惡知其極
定之不早意外之變繼起而天下乃以分崩是則安史雖
平唐尤岌岌也於稽其時元宗聞東京之陷旣欲使太子
監國矣其發馬嵬且宣傳位之旨矣乃未幾而以太子充
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以分太子之權忽予忽奪疑天
下而召紛爭所謂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在此矣盛王琦豐
王珙皆隨駕在蜀吳王祗號王巨皆受專征之命永王璘
之出江南業已抱異志而往是蕭梁骨肉分爭之勢也河
北雖睢之義旅固測所歸河西李嗣業且欲保境以觀釁
安西李栖筠愈遠處而無適從李郭雖心王室且斂兵入

并陘求主未得而疑同羅叛歸結諸胡以內窺僕固玢敗而降之爲內導以掣河東朔方之肘此漢末荆益西晉河西之勢也使一路奮起討賊而諸方不受其統率則爭競以生又李克用朱全忠不相下之形也諸王各依一鎮以立諸鎮各挾之以爲名抑西晉八王之禍也居今驗古不憂安史之不亡而亡安史者卽以亡唐託元宗二三不定之命割裂以雄長於其方太子雖有元帥之虛名亦惡能統一而使無參差乎元宗之猶豫不決吝以天下授太子不盡皆楊氏銜土之罪也其父子之閒離忌而足以召亂久矣肅宗亟立天下乃定歸於一西收涼隴北撫朔夏以

身當賊而功不分於他人諸王諸帥無可挾之勛名以嗣起爲亂天未厭唐啟裴杜之心使因私以濟公未嘗不爲唐幸也蓋肅宗亦未嘗不慮此矣而非晁鴻漸之所能及也肅宗自立之罪無可辭而猶可原也晁鴻漸數大倫以微攤戴之功唐雖繇之以安允爲名教之罪人惡在心奚容貸哉

李長源聞關至靈武肅宗命爲相而不受以白衣爲賓友疑乎其潔身高尙也而其後歷任中外且終相德宗矣此論者所未測也抑而下之則譏其無定情始以賓友自尊而終喪其所守推而高之則謂其鄙肅宗之乘危自立紊

大倫而恥與翼戴之列夫長源志深識遠其非始自尊而終耽寵祿也明甚若鄙肅宗之自立則胡爲冒險間行以參帷幄旣與大謀又惡可辭推戴之辜邪夫長源之辭相乃唐室興亡之大機人心離合國紀張弛之所自決悠悠者惡足以知之元宗之幾喪邦也惟其以官酬功而使祿山懷不得宰相之忿讎忤廷臣怨懟君父而逞其毒元宗出奔肅宗孤起於邊陲以待匡救於羣臣於斯時也人競乘時以希高位而不知所厭止者也凡天下一敗而不能復興之禍恆起於人覬貴寵而君輕爵位貴寵可覬則賢不肖無別而賢者不爲盡節爵位旣輕則勸與威無以相

繼而窮於勸者怨乃以生長源知亂之必生於此也故元
宗知其才欲官之而早已不受抑知必反此而後可以立
功也故肅宗與商報功之典而曰以官賞功非才則廢事
權重則難制莫若疏爵土使比小郡而不可輕予以宰相
之名唯然猶恐同功共事之人侈望之積習不化故己以
東宮之友倚任之重聯鑣對榻之隆而居然一布衣也則
人不以官位爲貴而貴有功不以虛名爲榮而榮有實天
寶濫竽之敝政人恥而不居而更始羊頭關內高緯鷹犬
儀同敗亡之覆軌不復蹈焉嗚呼此長源返極重之勢塞
潰敗之源默挽人心扶危定傾之大用以身爲鵠而收復

之功所自基也深矣遠矣知之者鮮矣以示人臣遇難致身非貪榮利之大節以戒人主邂逅相賞遽假威福之淫施不但如雷侯智以全身之比也其後充幕僚刺外州而不嫌屈馴至德宗之世始以四朝元老任台鼎之崇進有漸也士君子登用之正當如此爾昭然著見而人不測乃疑其詭祕無恆也吳聘君一出山而卽求枚卜視此能勿慙乎

自唐以上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兗冀雖而已足未嘗求足於江淮也恃江淮以爲資自第五琦始當其時賊據幽冀陷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蜀賦旣寡又限以

劔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贖軍者唯江淮故琦請督租庸
自漢水達洋州以輸於抗風一時不獲已之計也乃自是
以後人視江淮爲腴土劉晏因之輦東南以供西北東南
之民力殫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紓嗚呼朝廷旣以爲外
府垂腴朶頤之官吏亦視以爲擅場耕夫紅女有宵匪旦
以應密罔之誅求乃至衣被之靡麗口實之珍奇苛細煩
勞以聽貪人之侈濫匪舌是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
哉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
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迄宋初
江南割據而河雒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

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祖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惜
廉隅畏鞭笞易於弋取而見爲無盡之藏竭三吳以奉西
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吳之人不給饘粥之食抑待哺於上
游而上游無三年之積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蒙坐
食之休而民抑不爲之加富者豈徒天道之虧盈哉坐食
而驕驕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土無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
蠶不事舉先王盡力溝洫之良田聽命於旱蝗而不思捍
救仍飢相迫則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彊者彎弓馳馬以
殺奪行旅而猶睥睨東南妬勞人之采梠剝蟹也誰使之
然非偏困東南以驕西北者縱之而誰咎邪驕之使橫佚

之使情貪欲可遂則笑傲以忘所自來供億不遑則忤忿而狂興以逞其野人惡舌暗噤以脅羸懦之馴民其士大夫氣涌膽張恫喝以淩衣冠之雅士於是國家無事則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則降盜賊戴□□而不知君父何一而非坐食東南者之教獠豢虎以使農非農士非士日漸月靡俾波逝而無回瀾哉冀土者唐堯勤儉之餘澤也三河者商家六百載奠安之樂土也長安者周漢之所久安而長治也生於此遂教於此敷一移其儲侍之權於江介而中原幾爲無實之土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害遂延於千載秉國之均不平謂何非均平方正

之君子以大公宰六合未易以齊五方而綏四海邵康節
猶抑南以伸北亦不審民情天化之變矣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乃可以爲天子之大臣易曰其
亡其亡繫于苞桑九四捍禦之功不如上九之豫防足以
傾否九五之不亡上九繫之也李長源當之矣其與肅宗
議功臣之賞勿以官而以封邑故賊平而無挾功以逼上
之大臣此之謂保邦於未危不然則如劉裕之誅桓元李
克用之驅黃巢社稷隨之以傾矣其諫肅宗以元帥授廣
平勿授建甯也故國儲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
骨肉猜疑之釁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不然則且如太宗宮

門流血之慘元宗太平構禍之危家國交受其傷矣太原
之起秦王謀定而乃以告韋氏之誅臨淄不告相王而行
非適非長而獨建大功變起宮庭高祖睿宗亦無如之何
也非君父之舍適長而授庶少以權也使肅宗以元帥授
建甯則業受命於己矣是他日之爭端肅宗自啟之也乃
肅宗之欲命建甯非有私寵之情以建甯英果之姿成功
較易則爲當日平賊計者固得命帥之宜廷臣自以爲允
乃長源於圖功之始豫計未有之隙早塗墜以泯其迹決
之一言而亂萌永塞所貴於天子之有大臣者唯此而已
矣事已舛禍已生始持正以爭於後則雖以身殉國家不

蒙其佑奚足賴哉且夫逆賊有必亡之勢諸將有克敵之
能廣平雖才讓建甯亦非深宮豢養無所識知者也假元
子之寵靈爲將士先自可制賊之死命無待建甯而始勝
其任長源知之審矣廣平爲帥兩京旋復亦非拘名義以
隳大功知深慮遠與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也
故曰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天子大臣也

借援夷狄導之以蹂中國因使乘以□□其爲失策無疑
也然而有異焉者情事殊而禍之淺深亦別焉唐高祖知
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師都劉武周之黨不得已從劉
文靜之策而所借者僅五百騎未嘗假以破敵也故乍屈

而終伸渭上之役太宗能以數騎卻之突厥知我之彊而
無可挾以逞也故其禍尤輕石敬瑭妄干大位甘心臣虜
以逞其欲破滅後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冊命爲附庸
之天子與宋之借金亡遼借金亡金胥仰鼻息於匪類以
分其濡沫則彼已操我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
其禍尤重肅宗用朔方之眾以討賊收京乃唯恐不勝使
僕固懷恩請援回紇因脅西域城郭諸國徵兵入助而原
野爲之蹂踐讀杜甫擬絕天驕花門蕭瑟之詩其亂大防
而虐生民禍亦棘矣嗣是而連吐蕃以入寇天子爲之出
奔害幾不救然收京之役回紇無血戰之功一皆郭汾陽

之獨力唐固未嘗全恃回紇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則愈於敬瑭遠矣有自立者存也夷考其時西京被陷而祿山畱雖不敢入關孫孝哲安守忠李歸仁張通儒田乾真之流日夜縱酒宣淫而無戰志搜索民財人皆怨憤禹首以望王師薛景僊破賊於扶風京西之威已振畿內豪傑殺賊應官兵者四起肅宗旣攤朔方之眾兼收河西安西之旅以臨欲潰之賊復何所藉於回紇而後敢東嚮哉此其故有二皆情勢之窮慮不能及於遠大也其一自天寶以來邊兵外彊所可與幽燕河北並峙者唯王忠嗣之在朔方耳元宗自削其輔奪忠嗣而廢之奉忠嗣之餘威收拾西